

朱子大全集

第六
函
八
冊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九十八

行狀

朝奉大夫直秘閣主管建寧府武夷山中佑觀祠公行狀

本貫孟州濟源縣

曾祖君俞故任通直郎知京兆府奉天縣事贈正奉大夫曾祖妣張氏贈碩人

祖裕之故任朝議大夫主管南京鴻慶宮濟源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祖妣錢氏封恭人

父察故任朝散郎尚書吏部員外郎贈徽猷閣待制累贈少師謚忠肅妣趙氏封清源郡太夫人贈秦國夫人

公諱自得字安道其先鄆州人自曾伯祖獻簡公以清直仁勇
事仁宗英宗神宗歷三朝皆以諫諍有聲在哲宗時遂聞國政
蓋始築草堂於濟源之上而家焉至忠肅公遭靖康之難實以
忠義死國事其事皆具國史公幼穎悟讀書不數過輒成誦有
至性生十年而忠肅公薨哀號思慕若成人事太夫人愛敬飭
備一舉動唯恐失其意遭亂離轉側兵間遇父友故叅知政事
陳公與義於嶺右陳公奇愛之坐之膝撫其頂曰長必以文名
天下因自誦其詩之傑句以詔之公時雖幼已悉領解年十四
賦玉界尺詩語意警拔故叅知政事李公邴大驚異之因許歸
以女旣乃定居于泉州家貧甚夜燃薪自照與兄弟讀書或至
達旦遂博通六經諸史百家之言下筆爲文輒數千言初朝廷
以忠肅公死事錄其孤公得補承務郎三監潭州南嶽廟乃爲

福建路提點刑獄司幹辦公事使者李公公懋性剛介好面折
僚吏獨屈意待公欲試以事因悉以訟牒委焉間相見則摘其
事以問公其條委折及其姓名爵里一無所遺李公喜甚自是
一司之事無不取決於公書奏出公手輒報可他人爲之則多
寢不下李公行部至漳州會州兵禽漳浦賊華齊及其黨與以
獻而安撫司以便宜指揮檄憲司悉斬之李公將從之公爭不
可且曰便宜指揮安撫司受之朝廷本司無所預今廼承之於
安撫司可乎李公悟命悉械繫諸縣分鞠之獄成以法誅其首
數人餘悉以畀軍中蓋全活幾百人已而丐閑得主管台州崇
道觀秩滿通判漳州事太守劉公才邵始以公年少未甚相知
及見其處事精明馭吏嚴整而文詞敏妙又非流輩所及乃大
歎服郡事非公不決間則相與徜徉以文字相娛樂每語人曰

自傳君至吾始知有爲郡之樂時山獠跳踉未已而太守與統
兵官陳敏不相能餉或不繼軍幾變公調護其間甚力且爲移
書轉運判官得錢二萬緡以贍其軍敏及軍士皆感泣思奮羣
盜竟平及公代去敏語其下曰傳公成就吾軍如此而未嘗以
一事干吾軍政可謂真清矣故聞公喪偶欲遣其愛妾挾重貲
來奉公公亦竟不受也漳浦尉士有中和者以事爲郡所逮縣
忽告有盜入境請兵爲援公笑曰是必非實特爲中和地耳已
而果然陳敏亦爲和請公弗從竟捕寘于法而後以昇軍中後
十餘歲公自融徙潮行荒山大雨中忽有以卮酒獻者問其姓
名則中和也公愕然詰其所以來之意則曰和日者罪當誅公
用法固無所私然和獨抵辜而家獲全是以感恩而來耳公爲
笑而飲之臨漳公帑歲時例外致饋守貳甚厚公獨不以一錢

入門悉儲於外以給賓客之費比去計所不取蓋餘千緡通判
泉州事公居泉久及貳郡事洗手奉公無毫髮私且熟知民俗
利病部使者多委以事轉運司嘗欲權郡酒酤公格弗下吏白
恐獲辜公曰泉人中產之家仰是以給者十室而五是決不可
行若輩徒欲行文書因取賂於酒家耳乃私以書條利害于使
者事竟寢有賈胡建層樓於郡庠之前士子以爲病言之郡賈
貲鉅萬上下俱受賂莫肯誰何乃羣訴于部使者請以屬公使
者爲下其書公曰是化外人法不當城居立戒兵官卽日撤之
而後以當撤報使者亦不說然以公理直不敢問也受代造朝
民爭遮道以送有金戶齊民探其懷出金十兩以獻公曰某爲
金戶郡官買金無藝且多不償直獨公未嘗市分星爲賜厚矣
此乃丹藥所化爲杯器食飲當益人故敢以壽公而非敢以爲

獻也公笑卻之差知興化軍事興化素號難治前守聽訟或繼以屬事猶有不決者公剖決如流廷無滯訟發姦擿伏猾吏束手日未午棠陰無一迹矣於是乃以暇日延禮邦人士大夫之賢者相與從容賦詩飲酒爲樂而郡以大治初秦丞相檜以公忠臣子年少能自力學問有文詞通吏事遇之甚厚然亦疑其剛果負氣終不爲已用故雖使之連佐兩郡然皆銓格所當得召試博學宏辭科又已奏名而故黜之及泉代歸乃間語公曰故事三丞得通用蔭補人而丞宗正者例以玉牒奏籥得爲郎况公之文今從臣中名能文者所不及顧公太剛耳盍亦思少自貶乎公默喻其意然以太夫人春秋高且樂居闕中不肯遠適乃力請便郡歸養秦丞相以是始怒而其黨又或陰中公以爲有顧望持兩端意以故是時公資序已應典州而僅得莆陽

軍壘以歸然公亦旣朝辭而行有日矣會通判衢州汪召錫者告前知泉州趙令衿誹謗且有及丞相語臺諫徐嘉等交章論奏事下廷尉秦丞相因以上旨命公體寃令衿在泉時納賄事公以嘗同官辭丞相不可是時丞相權震天下一忤其意家立碎公念前已有小隙今又力辭必重得禍貽太夫人憂意不能不少回惑乃不得已奉命以行至泉按事十得一二卽不復窮竟然猶慮不免爲異時之累則見故樞密黃公祖舜而問焉黃公曰事端幸不自我加之以恕可也尉然其計旣上其事又爲請得毋更置獄會廷尉獄成令衿已坐譴奏上不過追納所受金而已方事作時戶部曹泳刑部韓仲通實主之兩曹符檄日四五至督趣甚峻已而秦丞相死泳被逐仲通恐禍及已乃以體寃事劾公朝廷亦知非公首事姑下公置對而仲通章再上

遂罷公郡事公在郡不半歲罷去之日父老邀遮涕泣其賢士大夫有追路越境持公慟哭而別者後兩年諫官挾舊怨復以前事爲言遂奪公官徙融州爲民公念前日本以愛親故不敢力辭體究事今乃反爲親憂痛自咎責聞命卽卻酒肉屏勝御獨與一浮圖人偕行至融杜門讀書益大覃思於文章融人皆敬愛之而中州人士官其土者亦皆樂從公游以文字求指教蓋居融四年如一日泊然無復有一豪軒冕意特一念親闈在遠不獲日夕左右則涕泣竟日會黃公給事東省知公前事首末力言於故丞相魯國陳文恭公魯公亦素知公遂以上聞得內徙潮州未幾聽自便主上登極復故官右通直郎時魯公猶當國欲寢用公乃先除主管崇道觀以言者罷乾道初元始復得申前命未幾故樞密林公安宅又力薦於上且具白公前被

在狀除知漳州又爲言者所持事竟中寢未數月今少傅福國
陳公入爲吏部尚書雅知公之爲人則與侍從官數人露章薦
公事親孝居官廉博學能文興化之政庭無留訟而所坐初非
其辜遂再除知興化軍而陳公章中語人以爲無一字不實也
陛辭論尉利捕盜之賞妄執平民有至論死而不能白明者語
未竟上遽曰今之儒者例以不殺爲仁然殺人者死公徐對曰
臯陶稱大舜之德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殺人者固應死而
不辜者豈可殺上意亦悟卽連稱曰不辜則不可不辜則不可
公退以語宰相時朝廷方議重強盜之法以公言而止公前治
興化有惠愛去之十有四年而再至且復奉安輿以來闔郡之
民垂髻戴白爭迎車下歡呼之聲滿道公治郡如前時郡有猾
民素以挾持郡縣爲事者數輩前公未至盡挈其家以遯公條

教素信於民不動聲色而郡復大治民李氏嘗寓白金於其族兄已而誣以盜獄更數政不決公明其誣且判曰銀當羽化旣慙長者之風金或誤持又愧同舍之誼聞者感歎悚服且傳誦其語以爲無愧於唐人甲乙之判李氏感泣會太夫人有疾供佛燃燈以禱旣而太夫人竟不起郡縣賻金餘千緡公辭曰家雖貧幸足以葬豈可以此污吾親皆却弗受而父老犇走闕下以公治狀白于朝者數十百人中書爲書于籍公性至孝以奉太夫人故仕宦未嘗出閫中太夫人小有疾則憂形于色在漳時官舍有池亭日奉太夫人飲焉忽有珍禽彩羽數十容與水上太夫人甚愛之一旦忽飛去太夫人不樂爲不飲者數日公懼與其室共禱于神明日乃復奉太夫人飲池上則禽亦皆復來集矣比公去廼已竟不知其所自來亦莫有能名之者時以

爲孝誠所感云至是服喪毀瘠甚免喪言及輒涕下初造朝知
識見之無不驚愕再除知漳州奏事稱旨留爲吏部郎中天官
素號劇繁侍右尤甚吏舞文爲姦爲郎者例不可否事公旣入
卽召令史而下語之曰吾久諳州郡利病於省曹事體初不熟
今幸蒙恩得備郎選亦將以治州郡者治之耳吏懾伏不敢欺
然公素以吏事自喜而銓曹守格法無所施爲遂請于朝願竭
力外官上喜其意除直祕閣福建路轉運副使陛辭玉音褒諭
且云素知卿有風力閩中多賊吏故命卿往行召用卿矣公卽
奏治道去泰甚閩中去朝廷遠吏不知奉法然取其甚者一二
人治之亦足以厲其餘上首肯之時閩部上四郡行鈔鹽法歲
入悉輸大農漕計爲空而州縣窘匱尤甚吏兵之給弗供廩廩
然有朝夕憂公奉命疾馳至部夙夜詢究利病所在而叅伍其

說大抵皆以爲官不鬻鹽則無以爲歲計然縱州縣一切科之於民則民必大病獨一二近鹽之鄉若非籍戶定數使民必鬻於官則私販公行官鬻不售豪強得以倚法幸免而貧弱顧獨受弊於是乃使縣各以地遠近利病所宜爲法而奏行之且寬其宿負貸以本錢蠲增鹽錢數十萬緡州縣之力以寬而公又爲之樽節用度一毫不妄取予漕計亦遂饒足泉州兩稅外復科宗子米歲歲增廣民不堪命郡太守若周公葵王公十朋皆嘗請罷之弗果行公力以爲言得旨戶部給度牒轉運司移他郡錢俾之和糴而禁其科擾泉民感公恩生祠之蓋公爲治大率以愛民爲主而保全下吏非有民訟不獲已亦未嘗輕有所按治其罷輒不勝任者多奏處以祠祿畧如公前奏語然其候視極精明風采可畏愛吏亦不敢犯也建寧闕守公以郡屢易

將帑廩空乏且歲頗不登亟聞于上乞選能臣以治之上素知公卽除知府事建寧當孔道部使者多寄治民健訟爲郡者日不暇給公談笑以治之事或累歲不決壹經公手無不立辨且後無能易者今戶部尚書王公佐爲轉運判官嘗語人曰吾與傅公厚乃因政事間相知耳歲小不登公發廩賑濟有嘯聚欲爲寇者僚屬請出兵以捕公特以文檄俾鄉官諭之皆帖伏不戮一人而定屬縣有殺人者方捕治而他縣獲逃卒卒於獄中自首嘗殺某人縣以言府公疑有姦命鞠其實果吏教殺人者重賂逃卒使僞首則殺人者可不死而卒梟亦止於流因并論吏如法移知寧國府事寧國民淳事素簡公亦以清靜治或累日庭無公事酒官有爲專知所悖自言者公召詰之吏具言監官賊舉公曰是則然然上下之分不可亂也命杖之吏不伏公

立命械治獲其流臯將論決袒其背則有涅文爲皇帝萬歲四
大字公笑曰是固有法命呼執箴者雜刺涅使不成文乃論如
法明日闔郡士大夫悉來賀曰此素橫于鄉者前太守屢欲治
而不能不謂公談笑間去此一害公曰法當然吾非有心者也
春雨水溢將決圩田公力捍之而止上嘗以手札訪問公具以
實奏秋大旱時公將去郡猶請于朝蠲租十餘萬斛旣去累年
後守偶閱公帑之籍見某年齋閣迎新供帳獨無一不存者怪
而問之則公所留也因大歎服每以語人蓋公平生蒞官所至
率常如此此特因事而顯耳復爲福建路轉運副使公所臨郡
縣小有水旱必以聞至是泉州大旱而守利督租諱之公奏請
募海舟廣糴以助民食由是米不翔貴臨安闕帥上命執政選
有風力不阿權貴者爲之執政擬二人以進上獨指公以爲可

亟命召之先是公嘗以事過三山副總管曾覲先來謁公曰聞公之名久矣因自誦其詩數十篇且請公誦近作公辭以憂患廢忘時其亡而往報之及爲郎復嘗遇於客次覲詫數從官曰某人某人嘗辱來訪公獨見鄙何也公遜謝而已竟不往及將使閩部閤門官子弟有使本道而召還者以職事來謁公往報之延公便室則覲及從官數人皆在時方置酒公飲一卮辭腹疾而退於是翰林承旨亦以入直辭諸人皆有赧色覲大不樂公退謂諸子曰仕宦當自結明天子其次當由宰相安能俯首此曹以求進邪以故權貴多嫉公而召命竟不行改除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公事時公年已六十餘矣性本剛介疾惡不能容人之過以故歷官任事多與物忤至是自度不能俯仰俗間上章丐閑不允得移浙東兩浙今號封畿多有力者部使者例不

案事公入竟受訴牒日數千紙一一親爲剖決所至決遣囚徒
臺無留事至於糾剔愆違繩治姦墨或望風解印綬去常山令
爲民所訟公素不輕案吏先面戒之而執法殿中者親黨多在
其邑令事之素謹亟馳書求援其人卽論公前使閩時推行鹽
筴非是今又欲逐令而使其親黨代之以此公至治所未十日
而賜罷過建寧父老捧薰鑪以迎者夾道數里而浙東人亦至
今稱思之然公益自知果不爲世俗所容乃復求爲祠官得主
管武夷山冲佑觀秩滿復除知寧國府事朝命督行甚峻公不
獲已單車引道行未數程復以言者追論前體究事且嘗面折
泉守爲臯則又以冲佑祠官罷歸公性高簡不妄與人交居泉
五十年杜門自守讀書奉親外無他爲中間乘貳車持使者節
亦且十餘年訖未嘗以一事擾州縣太守之賢者如宋公之才